

訪聲音圖書館

「聲音掏腰包」創辦人楊陽在其網上聲音圖書館的一篇文章中說：「這不是一個檔案庫，而是一連串的偶遇、肯定，以及對聆聽作為自處方式的懷疑。」怎樣去理解這說法呢？我一邊瀏覽這個圖書館，一邊想：作為一個從事於視覺藝術範疇的人，我的聆聽經驗是怎樣的呢？我們是如何去評核對聲音的敏感度？對聲音的認知、想像和思考？我曾經去過一些小鎮留宿，晚上死寂無聲，其實很難自處，所以會開些音樂以作「舒緩」。我們是聽得到而自知存在，還是聽不到而自覺存在呢？...這裡收藏的聲音是否包含音樂？

這網上圖書館內存放了一些由不同人採集回來的聲音，從目錄中選項「來聽」後，版面出現了多個分類如「身體」、「塵囂」、「空間」等。我進入「身體」，想像將會聽到身體不同部位引發的聲音，網頁開啟後卻見到標題為《關冷氣》的聲軌。有如展示藝術品時旁邊的說明標識，聲軌旁也列明了採聲員姓名，採聲的日期地點，方法和所用的器材。我充滿好奇，點擊聆聲...

友人問，直接收錄日常的聲音，是藝術嗎？我還未思考清楚，便回應發問，攝影，是藝術嗎？大家都靜了下來再思考。這時我才在心裡自問，攝影，可有在哪些情況下被視為藝術，又在哪些情況下不被視為藝術？又，我們怎地突然用藝術的定義作為討論的基礎？

我家鄰近山森草野，晨早醒來一般都會聽到雀鳥的叫聲，有時覺得牠們在唱，自覺幸福，有時卻認定牠們在吵，煩死人了。但年中總有幾個月因為開動冷氣機而放棄了早上的鳥聲。為了一覺好睡，我寧可聆聽冷氣機的機動聲，也習慣了那機動聲。聽著Tang Wai-man的《關冷氣》錄音片段，不禁好奇，他/她關掉冷氣後聆聽到什麼呢？還是逐漸感到炎熱，坐立不安，身體溶化，什麼也聽不入耳？他/她是怎樣對熱感和聆聽作出取捨的呢？這是一次性實驗的紀錄，還是持久挑戰自身的宣言？

我再瀏覽其他分類，進入了「佔據」，想像著爭鬥的聲音，卻見到Yan Chan採錄名為《打樁》的聲軌。聽著聽著，我笑問友人，這不是爵士鼓手在玩節奏嗎？打樁聲何時變得這樣幽默、豐富的？我又跳到「集聞 — 鐵鍊」一頁內，被蔡翠茵的《擺動@石硤尾中央遊樂場》迷著了。

我想，這些可不是「直接收錄日常的聲音」，它們好像是聲音版的寫實主義紀錄作品，但它們被抽離原來的處景和視覺情景，配予「不直接」的標題分類和關聯詞彙，以致同時是抽象、開放的，啟動誘發聽者感受、想像和思考的媒體。

鐵鍊在石硤尾遊樂場的擺動，把我連接上汪洋中一個正在哀鳴的生物，也把我抽起來，重返少年時自憐的孤單。

我聽著這圖書館內別人採錄的聲音，不禁問，可有什麼聲音在我個人記憶中最清晰活現？(兒時父親放工回家在走廊的腳步聲？) 哪些最令我刻骨銘心？(鄰居打女的咆哮與嘶喊？) 最能敲響我的神經？(零晨時份疑似老鼠的活動聲？) 給我最多幻想？(不知誰家鄰居晚上傳來微弱的造愛聲？) 這些聲音其實都沒有同步的視覺影像，它們只是透過聆聽經驗，一直存留在我腦海裡，甚至因為欠缺了相配的實際視覺影像，給予我更多想像的空間，最終誘發的情景其實貼近我個人的認知、經驗和愛惡。但是，如果作為採聲員，我會想採錄什麼呢？是尋找往日聽過的聲音，保存快將消失的片段，還是去發掘不認識未曾遇到的世界？花開的聲音是怎樣的呢？我很用心的聽了Step Au採錄的幾段《樹木的聲音》，不禁有點懊惱。正如人類因為接聽音頻的限制而聽不到不少動物的鳴叫，我們也聽不到(可能是沒耐性花一個季度去慢聽) 草木的生長。那麼，是採聲員天真，還是我狹隘？不過，我好奇地想，如果不是用耳朵去聽，而是引用科技和圖像去協助呈現樹木發出的聲頻音律呢？友人問，這豈不是回到視覺圖像裡，還算是聲音嗎？我忽然想，聽障人士是怎樣認知孩童的笑聲的呢？同樣，視障人士又是怎樣理解藍天的呢？健視健聽的我，突然渴望了解這些。

除收錄了採聲，圖書館內另有一欄名為「聲音職人系列」，存放了編輯員特訪一些從事聲音工作的專人的訪問，如電影音效，播音劇人員等。當中受訪者說及自己製作聲效的經驗，不約而同都帶出了很有趣的一點：他們不一定經歷過所有製作出來的聲音，如月球上步行、機械人變身等。換句話說，這些我們原本無法經驗到的聲音，它們得以存在，其實是依賴於製音人和聽者對該事情和聲音的情感想像與質感串聯。那麼，聲音是否同樣通過這種模式存在於聽障人士的腦海裡呢？

我很喜歡思考「影像」究竟是什麼，可以是什麼。影像不等如視像物質，它可以是對事物形態的一個意念，依賴實際感官經驗而生成，但存在於腦海裡，於記憶、認知、想像、潛意識等之間，浮動不定。聽覺既然是感官經驗的一種，它也在我們腦海裡衍生影像。聆聽聲音圖書館內不同的聲音，我腦海裡便不斷湧現影像；對某些聲音我甚至重覆聆聽多次，每次也發現聽到有些不同，腦裡不停併砌著那捉拿不準的影像。回想楊陽文章中所說的偶遇、肯定和懷疑，我更是充滿好奇，好奇這些聲音物質可以怎樣引發，甚至釋放我們對感官經驗，自身和各種事物的認知與想像，開創視野領域。

由於每個聲音在網上圖書館內只能存放約一分鐘的片段，我於是提議聯絡圖書館館員，親身去聆聽Wong Fuk-kuen完整版本的《熱波之槍》採聲。友人卻突然說，看，這裡看來真的有音樂，這個分類叫「哪裡有歌？」，就進去一分鐘試聽吧...

余迪文

二零一四年一月廿二日

藝術家簡歷

余迪文於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取得藝術文學士，並於2011年香港中文大學取得藝術文學碩士。他的創作主要探索影像如何作為我們思考和經驗的媒介，作品混合繪畫、攝影、錄像，聲音和媒體裝置，邀請觀眾作為積極的參與者，甚至成為創作的一份子。他的作品曾於香港、台灣、澳洲、奧地利、美國展出。余迪文也喜歡與不同範籌的人合作策劃展覽和創意項目，延伸實踐他的藝術創作。他曾於2012年在香港視覺藝術博物館M+ 中，助理策展「M+進行：油麻地」；2013年獲香港藝發局新苗資助，策劃了「聽、見、想、像」，透過展覽探索口述影像與視覺藝術的關係。余迪文同時從事視藝教育工作，也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文學碩士同學會的會長。

Artist Bio

Solomon Yu obtained his BA Fine Arts from RMIT, Australia, and in 2011 received his MA in Fine Arts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lomon is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imagery as a medium for thinking and experience. He works with painting, photography, video, audio and multi-media installation to create works in which viewers are invited as active participants and part of the creative forces.

Solomon has exhibited in Hong Kong, US, Australia, Austria and Taiwan. As an extension to his art practice, Solomon also collaborates with others and curates exhibitions and creative projects. He was an assistant curator in the curatorial team of Mobile M+: Yau Ma Tei (2012) presented by M+, Hong Kong's new museum for visual culture. As a recipient of HKADC's Grants for Emerging Artists in 2013, Solomon curated the investigative exhibition project, Sound of Image, and explored the links between audio description and visual arts. He currently teaches visual arts and is the chairperson of CUHK MAFA Association.